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戰國策魏卷第七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魏

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畱及汝南之

召陵

瀝

疆

新汲

西華

長平

潁川

之舞陽

鄆

許

僞

陵

河南之

開封

中

牟陽

武酸棗

陵

河南

之

開

封

中

牟陽

武酸

棗

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

魏人

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

重欲無厭

重猶多

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

元作

驕

元作

驕

僑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

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

補曰

王應麟曰

周書云云

此豈蘇秦所讀周

書陰符者歟

老氏之言出於此

朱子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曰老子

為柱下史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故見此書

氏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為智氏

**資**

元作質

**質**

音致當

乎

舍此而不為智氏來伐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之資

正曰與之以地猶資也

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

**狼**

元作梁

**梁**

補曰趙策作狼

於趙趙弗

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桓子之孫名勸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

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

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

講

補曰一

於已也

二國不伐知魏和之

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

啜飲也

盡一杯文侯謂

覩斯贊

魏人補曰

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堵師段

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

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

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

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

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忽然無以亡子故羊忍爲此

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爲有餘

比覆甌爲不足使其投杯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

收功心矣介冑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

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

惜陰軒叢書

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爲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  
太公俎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  
然何以自立  
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

鄴屬魏郡

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曰

一本子往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

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

補曰一本有之

鄉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

老者坐先於衆

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

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

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

正曰說文

本云禾粟下傍生

草莠今狗尾也

驪牛之黃也似虎

驪黑黃色也驪乃深

黑焉耳

正曰

驪牛猶言犂牛犂牛狴牛不必拘以色論驪亦  
黑色也爾雅倉庚鵯黃蓋言倉庚色鵯黑而黃增韻注

薰黑而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武夫石似王此皆似之

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

不誠而且將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孟子注字是

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

哉昔與之期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為樂正曰通

鑑無雨則字樂仍音岳下

文二語甚明可推愚  
恐則乃明字訛衍

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

審言聽之察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彪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

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

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

事記史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

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

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斯

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

文侯子補曰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補曰正義云西河即龍門河也

稱曰河山

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

補曰姚云鍾一作錯

侍坐

元作王

王曰此晉

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

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

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

補曰姚云下句一

本無有字是按史及下文可見彭蠡之波

彭蠡湖在豫章彭澤

右有洞庭之水

元作

文

補曰

汶未詳史以岷

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衡南岳在長沙湘南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

衍夫

夏

桀之國左天門之陰

後志高都有天井關註云戰國策桀居天門即此關也

而右

天谿之陽

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陽正

曰

按史左

河濟右秦即太華伊闕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正

闕在其南

羊腸

在其北文不同盧罕在其北

詳未

伊洛

出其南孔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

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

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太公世家註晉山險

補而右

漳

元作

釜

補曰釜通借

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

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補曰

姚云劉本此添也字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

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

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起傳有小異補

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河龍門之河地卽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補曰名轡元年  
辛亥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

敗韓馬陵敗趙于

懷補曰

痤徂戈反

禽樂祚

趙將

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

祿之

問田以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

倚邪行

棟撓而不避者

撓折也喻此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

脈見其幽

決利害

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

二人下

士

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我

國

交

主

卷二

五

帝陰軒叢書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巖襄田各十萬王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  
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盡也已愈多公叔當之矣謂彪  
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卻至驟稱其伐彼已隘  
矣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  
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卽痊也滄北之戰痊  
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  
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座敗韓師趙師於滄秦庶長  
國伐會獲其將公孫座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  
公孫座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座孟子梁惠王  
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  
虜太子  
痊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

死者人所不能避

故云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

此公族官別於國官

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為痤之家臣公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策

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殺臣

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公叔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

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解題痤去年為秦所獲尋歸

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

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

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南君傳略同

秦

行韓字

韓圍梁

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  
**正曰**

即

獲公叔座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

救

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

王

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宣

都

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

此

人王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

同

時也

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

新鄭鄭近梁故云  
**正曰**

哀

侯二年已滅計者為梁

鄭

此鄭即謂韓計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  
**正曰**  
元在趙策  
**證據**

不

明且

當

從舊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

魏太子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

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

鄆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

舊次恐不如此秦

梁主魏嬰史作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

書韓宋魯衛爲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

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

釐侯卽昭侯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李善注

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魯君興避席擇言

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蓋堯舜女令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嗽口有所銜也言不

高注快也則易牙太公世家註維巫乃煎熬元作熬

當苦劫反字通燔炙燔火燕物有汁而乾曰煎乾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視下曰

仿佯仿佯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

崇山藝文類聚引彷彿一作方渚亦藝文類聚引也

其樂忘死補曰諫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荆臺司馬子綦進

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游也

後漢邊讓游章華臺賦云楚王游雲夢之澤息於荆臺

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

山之阿延目廣坐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

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

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

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

若吾薄陋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

右三說聊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記以廣聞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陂水曰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

美也補曰閭須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在

美也補曰閭須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在

美也補曰閭須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在

其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一周禮盡

在魯矣仲尼氏作經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卷三**

觀魯止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也

申弟也

**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

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

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

臚也

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

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爲王則謫矣故夫謫正